

月亮日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1314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13141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崇应彪/殷郊 , 彪郊 , 发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Chong Yingbiao 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King Wu of Zhou Ji Fa
Additional Tags:	Original Character(s)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9 Words: 21,517 Chapters: 6/6

月亮日记

by [Chemicalcake](#)

Summary

中秋联文，双性生子设定。

“月亮，月亮，你听我讲。月亮，月亮，带我回家。”

螃蟹

亲爱的日记：

我叫崇月皎，今年七岁，熟悉我的人叫我月月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还不离婚？

我五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离婚的概念。那时我正在看报纸，报纸上一则新闻讲到某某与某某离婚。这个字眼突然吸引住了我，我当时好像突然过了电一样，猛地坐直身体往下读。我从报道里推敲出来，离婚就是两个人吵了太多的架，不愿意继续与对方生活下去，于是就离婚，与结婚是一对反义词。我想着，这个词正好适合我的爸爸妈妈。于是我拿着报纸，跑去找我爸，他比较好找，因为从客厅可以看到他坐在阳台抽烟。我走过去，问他，爸爸，你和妈妈什么时候离婚？他粗声粗气，把我面前的烟雾挥散，说明天就离！我又跑去找妈妈，妈妈正在恶狠狠地对着电脑敲打键盘。但是我来了以后他还是亲了下我的头顶，说谁教你的这些呀，是不是你爸？——晚上记得洗澡。

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应该离婚。

没有比我爸爸妈妈吵架更多的一对了。鄂小东，我的同学，也和我有一点亲戚关系，数次告诉我，他爸爸妈妈一吵架，他就会哭。我告诉他，如果我也这么做，那我一定会把眼珠子哭瞎。他惊奇地憋着鼻涕望着我。我冷酷地哼了一声，不再理他了。鄂小东一定无法想象他们有多么善于吵架，简直任何主题都吵得起来。比如说今天。

今天是中秋节，表舅送来一箱螃蟹，煮熟了以后味道非常好。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餐桌边，爸爸一直在用小剪刀给妈妈剥蟹，妈妈面前的盘子很快堆出一座螃蟹塔。妈妈喜欢吃蟹，就着姜醋和黄酒，吃得眉开眼笑，从蟹壳里剥出一个硕大的蟹黄放进爸爸的盘子。爸爸哼了一声，说：“真不容易，结婚这么多年，还能等到你分我一口蟹黄吃。”

亲爱的日记，从此你就可以看出，爸爸的精神状态肯定有一些问题，不然我怎么也想不出他突然大煞风景的理由。妈妈果然很生气，浓密的眉毛拧起来：

“崇应彪，你少没良心！我什么时候吃过独食？”

爸爸开始和他辩论，列举一二三条，妈妈的眉毛越拧越紧，几乎耸立。

“你给我住口！”妈妈忍无可忍，“狼心狗肺！下次不吃了！”

爸爸说狼心狗肺是我要说的词，然后冷冷地补上一句，不和我吃，那你去找姬发吃吧

妈妈说，你有病？关姬发什么事？姬发螃蟹过敏！

我听到这里，简直坐不下去，我觉得我的妈妈好像也有一些精神问题。果然，爸爸盛怒起来，说行啊，记得这么清楚，结果到现在都记不住我乳糖不耐，上次还买回家一个芝士蛋糕！

妈妈拍下筷子走了。少了一个人的餐桌，看起来顿时荒凉许多，好像所有的饭菜都一瞬间变冷了。我坐在座位上，用筷子扒了一会饭，对爸爸说，我也想吃螃蟹。

爸爸把螃蟹塔端过来，我分给他一半，自己一半，还剩了一些给妈妈。我们俩沉默地吃了一会，我告诉爸爸：“那个芝士蛋糕是你们一起看的情景喜剧里的同款，所以妈妈才买回来的。”

爸爸叹了口气，说，唉，我知道。我也不知道我干嘛那么说。

我俩慢慢地把螃蟹吃完了。螃蟹很好吃。我认为他们真的应该离婚，你觉得呢？

月皎的来历，说来与螃蟹有些关联。那天也是端午节，姬考的同学空运给他很大一箱湖蟹，鲜美异常，于是在家请客。殷郊、姬发、崇应彪、姜文焕、鄂顺几个尽数列席。这群人，父辈都是跟着殷寿创业的，现在殷氏建筑集团做得很大，几个元老家的二代仿佛与有荣焉，从小就培养出交情。殷郊和姬发是一起进的门，坐下的时候也挨着。殷郊那会就热爱螃蟹，姬发螃蟹过敏，只在旁边负责剥。剥着剥着发现不对劲，手掌红得发烫，不知道的以为蟹壳掉色。姜文焕说他很有可能对蟹壳分泌物也过敏，今天剥了太多蟹才发觉。姬发只得离席，去处理他红彤彤的双手。这下殷郊旁边的座位空了。崇应彪当时正好去卫生间，回来发现自己原本的座位被鄂顺与姜文焕悄无声息地挤压殆尽，俩人像磁铁一般紧密地吸在一块。他就只能在殷郊旁边坐下，顺手接过姬发未竟的事业，帮殷郊剥起了螃蟹。

殷郊客气了一下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可以自己来。”

崇应彪说你拉倒吧，螃蟹被你剥完，都要感慨自己死后还有一劫。你消停吃吧。

殷郊有点不好意思，捏着筷子继续吃。殷郊吃饭很有意思，一筷尖一筷尖地，吃得慢条斯

理，咀嚼的时候脸颊可爱地鼓起来，几乎有点傻相。最好看的是，食物凑到嘴边，他总是要先探出舌尖来迎一下，那舌头柔软地泛着水光，红殷殷的，莫名给人冰沙质地的印象。崇应彪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盯着殷郊看了半天。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，啧了一声：“你怎么这么能吃啊？”

殷郊涨红了脸，“崇应彪！你有毛病吧？！”

为了给殷少爷顺气，崇应彪开始给他倒酒，殷郊这人有点傻，杯子摆到面前就喝，加上姬考也尽地主之谊，一个劲地劝，很快满桌人就喝得七七八八，殷郊尤甚。崇应彪酒量好，散场的时候还算清醒，把鄂顺和小姜打包塞上出租车，他转过脸，看趴在自己背上的殷郊：“你咋过来的？”

殷郊说是姬发把他送来。姬发到现在鬼影子都没有一个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崇应彪只能又拦了辆车，送殷郊回家。一路上殷郊一直挂在他脖子上。殷郊这个人酒品很差，喝多了喜欢鬼吼鬼叫，抱人不撒手，再多一些就是发困。现在喝到两种状态的中间态，表现为静悄悄地抱着崇应彪不撒手，一张嘴就一串胡言乱语，嘀嘀咕咕，黏黏糊糊，好像一个大号婴儿。下了车还是这样。殷郊比崇应彪还高些，热气腾腾地笼罩下来，伸手就抱一满怀，鬓角耳朵贴着崇应彪的侧脸乱蹭，把崇应彪半个人都蹭酥了。几乎是挣扎着上了楼，掏殷郊裤兜找钥匙，开门，把殷郊掀到床上去，以为终于大功告成。崇应彪找杯子喝了口水，回来看见殷郊横仰在床，两条长腿拖在地上，显得更长，闭着眼一副行将入睡的样子。崇应彪过去踢了踢他也不动。崇应彪只得叹了口气，捞起殷郊的脚腕，开始解鞋带。殷郊应该是从学校过来，裤子换了，鞋没换，厚底乐福鞋的皮面上全是泥点。把鞋脱了，看见殷郊穿了一双小熊印花的棉袜，本来脚码就小，这下更显滑稽，看得崇应彪笑出声来，在他足弓的骨头上捏了一下。“大小姐，你还真是大小姐呀？”

殷郊猛地一缩脚，随后又伸过来，踩着崇应彪的腹部。崇应彪故意绷紧了腹肌，殷郊感觉到了，哧哧地笑，把脚往下移，踩在崇应彪的胯骨上。崇应彪这时捏住他的脚腕警告他：“你可别捣乱啊。”

醉鬼殷郊相当不听话，故意捣起乱来，踩在已经鼓胀的那处。崇应彪捉他的腿和他搏斗，两个人滚在床上闹成一团，崇应彪气急败坏，扭着他的腕子，“我真想脱了你的裤子打你一顿！”

殷郊歪着头想了想，居然翻了个身，挺翘的屁股就这么送到崇应彪眼前。崇应彪当然不客气，抬手就在臀瓣上抽了一巴掌，殷郊叫了一声，扭来扭去地要躲，崇应彪当然不干，膝盖压着他的大腿，噼噼啪啪在那饱满臀肉上抽了好几下。等他过完手瘾，殷郊面朝下埋在床单里，居然不再动了。

崇应彪吓了一跳，赶紧把他翻过来，结果殷郊一张脸眉眼飞红，一转身就伸手揽住崇应彪的脖颈，主动把唇舌凑上来。崇应彪愣愣招架，含着那截水光潋滟冰沙质地的舌头，好像真尝出甜味。手探进裤腰往下摸，已经湿淋淋，把指头都浸软了。崇应彪在接吻的间隙还

要笑他：“水真多啊你。”

“别废话了。”殷郊咬他的嘴。

但行好事之前，崇应彪扳过殷郊的下巴，逼他看着自己，凑近了，直到那虹膜里映出自己的影子，“你看着我，说，我是谁？”

“你是崇应彪。”殷郊乖乖回答。

“嗯，我是崇应彪。”崇应彪非常满意，随即使坏，下身一下一下磨着他，磨得湿淋淋地。又问一遍，我是谁？

你是崇应彪。殷郊都快哭了，长腿夹着崇应彪的腰，在他身后交缠，崇应彪还吊着他，又问，我是谁？

好哥哥，老公，我求你了好吧。殷郊口不择言，没想到这种荤话也会一语成谶。崇应彪终于满意，扯着他脑后的头发吻上去。

既然殷郊没有认错人，崇应彪就不觉得有什么负罪。他是这样想的：他和殷郊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也算朋友。出于伟大友谊帮朋友解决一下生理问题，不算占便宜，反而是献身。他就这样美美地献了身。一晚上献了四五六次，腿都软了。殷郊家里没找到套子，就直接那么做，一开始记得还抽出来射在背上或腿上，后来夜色愈深，愈顾不上。反正双性体质的受孕概率很小，殷郊又夹得那么紧，拥着他不让走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床铺另半边空着，殷郊已经跑了。冰箱上留下纸条：“在忙期中作业，吃完饭把门锁好。”

崇应彪打着哈欠，吃完了殷郊公寓的牛奶和麦片，又洗了个澡。锁上门，他就走了。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想到十个月以后他会当爸爸呢。冥冥宇宙间毫无根据的一件事。

表舅

亲爱的日记：

中秋节之后我一直牙痛，只能去表舅的诊所看病。我的表舅叫姜文焕，是牙医。小时候我很怕他，但是现在好了一些。现在我已经明白了工作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只会害怕穿白大褂戴口罩的表舅。

爸爸妈妈在工作的时候也和平时不一样。尤其是妈妈，妈妈工作的时候特别凶。反而爸爸见客户的时候总要堆笑。工作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

和表舅约好的那天，爸爸早上接到客户电话，急急忙忙就走了，只能妈妈带我去。妈妈也很忙，一直在打电话重新安排时间。我很担心他们事后又因为这件事吵架，就说，可以让孙阿姨带我去——孙阿姨是我家的保姆。

妈妈说那怎么行。宝宝，没关系，我不忙的。然后就牵着我的手出门了。

“你这次为什么牙疼？”妈妈问我。

“吃了太多月饼。”我乖乖回答。

“哦，那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我会少吃一点，按时刷牙。”我这样说，妈妈非常开心，他开心我也开心，我就是这么爱他。

牙科诊所的味道和医院不一样，让人想起那些味道发酸的蛀牙填料。我躺在诊床上，任凭表舅用各种仪器捣鼓我的口腔。妈妈就在一边站着陪我，我转一转眼睛就能看见。他真好。

表舅把牙钻放下，让我漱口，夸奖我：“月月真勇敢。”我含着水呼噜呼噜地回答，他一定没听出我在骂他。补牙的时候表舅开始和妈妈聊天。他先问妈妈工作怎么样，妈妈说还是那样，不是外公刁难他就是股东找麻烦，然后又讲起爸爸的工作，妈妈说：“也忙。崇应彪最近天天应酬，喝得胃病都犯了。最近银行……”

表舅：“现在的经济形势……”

妈妈：“房价……”

我顶不爱听这些词。我很无聊，眼珠转来转去，看到诊所的窗台上摆着一个绿瓷花瓶，里面有一支白色的水仙花，映着窗子，非常漂亮。在花瓶旁边有一个陶艺雕像，烧制得暗暗的，好像是一个人抱着膝盖仰头的样子。

妈妈注意到我的视线，走到窗台边，说：“咦，姜文焕，你从哪找出来的？”

他笑着把那东西拿给我看，告诉我，这是他上大学的时候做的第一个作品，釉面烧得很粗，上面还有抹开的指纹。他把这些地方一一指给我看。我舌头动了动，艰难地告诉妈妈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很厉害！

妈妈大学念的是雕塑系。本来这件事对我的意义，只有妈妈帮我做手工课的黏土作业时可谓信手拈来，每次作业拿到学校去都让我很有面子。但是现在，看着这个造型奇怪的小雕像，我突然有了一些妈妈其实是个艺术家的感觉。

妈妈把雕像放回去，扶着窗台边沿，低着头站了一会，然后慢慢地走回来，说，快结束了吧？我最近累得有点低血糖。

表舅说那里有椅子，你坐。

妈妈把圆凳搬过来坐着。表舅又让我漱了一次口，他一边给我开水龙头，一边告诉妈妈：“前几天姬发来了一趟。他补牙，好像出任务的时候被犯人打了，嘴里还缝了三针。”

妈妈大惊失色，说我完全不知道！他没和我说啊。妈妈又挠了挠头，唉，最近确实很久没见他了。哪天找时间应该聚一聚。姜文焕，你请客吧。

表舅口罩上眉毛一挑：“嗯？怎么又轮到我头上？”

妈妈说，“你又不是不知道崇应彪那个*样。我一提又要炸庙的。他这个人，哼！”

我谴责地看着妈妈。妈妈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脏话，很抱歉地捏了捏我的手。我张着嘴叹了口气。唉，他们真的应该离婚的，不是吗？

姜文焕对于月皎的降生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那天殷郊半死不活地晃到姜文焕家，进门就往沙发上一瘫。他穿一条肥大拖地的背带牛仔裤，上面甩得全是灰白的泥点。姜文焕总说，殷郊，如果我不知道你学雕塑，我一定会认为你是工地上卖苦力的。

殷郊把自己往沙发上一扔，唉声叹气，说一个期中作业就累得他命没了半条。姜文焕那时候还没有成为正式医生，也在愁眉苦脸地背书。背着背着听到殷郊说，自己最近胃口不好，容易反胃，怀疑是不是累出胃病。小腹还总是坠痛。

姜文焕从书堆里抬起头，呆呆地看了他一眼。他也是双性体质，就问：“你最近经期规律吗？”

殷郊说，忙得都忘了，好像不怎么规律，有天突然流了一点点血，又突然没有了。

姜文焕就去卧室翻了一根验孕棒出来，递给他。

“你测一下吧。”

殷郊顿时面如金纸，拿着验孕棒去了卫生间。沉默的五分钟之后一声惨叫，姜文焕跳起来往洗手间跑。殷郊抱着头蹲在地上，验孕棒放在台子上。两道杠，红得扎眼睛。

姜文焕蹲下揽住殷郊的肩膀。“没关系，没关系……验孕棒可能不准的，我们再去医院查一次……”

医院说现在已经孕6周。

孕6周是什么概念？殷郊问。

医生姓杨，高高大大的，手放在白大褂口袋里想了想。“没什么概念。”他笑着说。“它现在才和豌豆差不多大。”

姜文焕试探地问：“要不要给姬发打个电话？”

殷郊转过来一张魂飞魄散的脸。“为什么要给姬发打电话？”

姜文焕噎住了。殷郊整个人打着摆子，哭丧着脸说：“不是姬发的啊。”

现在姜文焕也面无人色了。

杨医生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。

殷郊颤颤地开口：“如果要……那个……的话……？”

“堕胎吗？”杨医生还是公式化的柔和笑容。“那也是可以的。小手术——它只有豌豆大小啊。不过还是建议再考虑一下哦。”

杨医生是个好医生。他把天秤两端平衡得端端正正，全身心透露出“我不会评判你”的淡然态度。殷郊道了谢，走出诊室，突然腿一软，被姜文焕从身侧扶住了。殷郊闭着眼睛，眼泪慢慢地把睫毛浸湿了。他说怎么办啊姜文焕，我学校还没毕业。

殷郊当年报考艺术学院，殷寿非常不解。他从没想过殷郊竟会让他失望第二次——殷郊的出生已经让他失望过了，一个不完整却是唯一的后代，逼迫他不得不给予名为父爱的东西。殷郊在书房里跪了多少小时？记不清。最后只记得膀胱刺痛到几乎尿裤子。当时还活着的姜老师走进来，扶着殷郊的肩膀跪下了。殷寿腾地站起来。

我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吧。姜老师平静地说。我现在求你放过我儿子。

殷郊就去学雕塑了。大二那年姜老师死了，心因性猝死，上着课突然从讲台上栽下去，人到医院就没了。很利落，没受什么苦。殷郊休学了一年，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实习工作，他还有半年才毕业。

在读生殷郊已经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的家。他把自己蜷在床上，就这样一直躺到天黑。然后他起身，从床头柜最上面一格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相框，上面有一层薄灰，抹掉以后玻璃亮

晶晶的，姜老师的笑容也亮晶晶的，抱着一个小男孩往相框外看。殷郊看着那张照片发呆，轻轻地把脸贴在凉玻璃上。

只有豌豆大小。

他抱着照片，把自己折叠起来，小腹埋在身体深处，用整具躯体感受着它。怎么会只有豌豆大呢？这样小的一块肉，也是一个生命吗？殷郊摸着自己平坦的下腹，想象自己是一尾豆荚。生命内部孕育着生命，概念套叠，他的躯壳是房屋，是庙宇，蚌内含珠，一个陌生的个体不敲门就闯进来。他感到难言的恐慌，喉口发紧，冲去卫生间呕吐。

这个时候了他才想起来告诉崇应彪一声。电话打过去又开不了口，问崇应彪能不能到他家来。崇应彪抱着一个颇为淫秽的心态去的，结果进门之后，殷郊在餐桌尽头抱着胳膊正襟危坐，一个人撑起三堂会审的架势。崇应彪莫名其妙，左顾右盼地坐下，感觉好像一场伏击正在迫近，随时会有人跳出来殴打他。

殷郊告诉他，我怀孕了。

崇应彪张着嘴看着他。

殷郊急急地解释，是你的，我最近……快一年了，就那一次。你别以为我是想讹你。

崇应彪还是痴呆地看着他，状如一头驴。殷郊试图保持严肃，最后还是忍不住笑破了。“喂，你别发傻好不好？”

“啊？哦，”魂魄回了七窍，崇应彪在椅子上动了动，咽下口水。“所以说，你怀了我的小孩。”

“是的。”殷郊点点头。

“……那现在怎么办？”崇应彪突然变得很局促，很傻。手掌在桌面下紧张的搓在一起。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殷郊垂下眼睛。话语突然变得很重，铅块一样坠着舌头。“我……我现在不想……”

一阵死寂。崇应彪突兀地开了口。

“随便你。”他声音僵硬地飘在半空。“随便你想怎么样。”

殷郊的眼睛追着他站起来。“你明天要陪我去医院，需要你签字的。”

“哦。”崇应彪头也不回地应了一声，摔门走了。

殷郊回去找杨医生。崇应彪站在一边，中间隔一段尴尬的距离。两个人签完众多表格和同意书。殷郊换好病号服坐在候诊室里等。崇应彪问护士还有多久，护士看了一眼，说快了，四十分钟一台，你前面那个刚推进去。殷郊坐在那，发抖，崇应彪心软了，把手伸过去，殷郊冰凉地摸索上来，把他的掌骨都要捏断了。

“我很想我妈妈还活着。”殷郊声音很轻，月夜凉风一样吹出来。

崇应彪垂下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把殷郊的头揽进怀里。

“她是因为有我才和我爸爸结婚的。”殷郊说，“她有没有过……后悔？”

“不会的。她很爱你。”崇应彪说。殷郊把脸埋进他的手臂间，温热湿痕蔓延开。崇应彪被巨大的酸楚攫住，低着头，眼眶里两滴泪落在殷郊手背上，殷郊像是被烫到一样瑟缩。

殷郊抬起脸，两双含泪的眼睛对在一起，同样的孤独犹如火烧。殷郊说不清那一刻他究竟看到什么，总之是一个和父亲不一样的人。他哑着声音说，我不做了。

他站起来，顺着走廊往外跑，崇应彪愣了半天，拔腿追上去。换好衣服出来，外面阳光灿烂，把医院门口浩荡一片长阶晒暖了。殷郊找了道台阶坐下，整个人都沐浴在明亮里。是一个适合做决定的好天气。仿佛能给新生活开个好头。

崇应彪在他身后坐下，他好像刚从死中逃生，松了一口气。一种轻松而温暖的爱意从胸口溢出来，蔓延到四肢百骸。眼前殷郊的发顶突然变得那么可爱。他忍不住俯下身去，在殷郊的头顶亲了一下，鼻端蓬蓬的檀木洗发水香。殷郊硬邦邦地哼了一声，自顾自看向远

处，俯视也能看到两丛茸茸的睫毛，阳光下灰蒙蒙的。“你真烦人。”殷郊说。然后他往后靠，把后脑勺枕在崇应彪的膝盖上。

外公

亲爱的日记：

晚上爸爸妈妈去聚餐了，说是表舅请客。我没去，和孙阿姨在家吃晚饭。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九点不到，孙阿姨下班走了。爸妈两个人各自洗漱完换好睡衣，又偎到沙发上看电视。我跟着他们看了一会，决定上楼把拼图拼完。

我走后他们开始讲小话。我不是故意在听，我只是刚好在楼梯转角拼拼图。爸爸说，你有没有觉得姬发变了？

妈妈说。有吗？好像是累瘦了。

还变矮了点吧。爸爸说。

妈妈发出两声冷笑。

他们坐了一会，爸爸突然自顾自地笑，然后说，没想到你爸还挺浪漫。多大岁数了？六十了吧？还能搞出桃色绯闻这一套。

我爸今年五十七。妈妈没有好气。

五十七也够不要脸的啦。小苏妹妹今年才多大啊？好像还没有你大。

妈妈没回答，我猜测妈妈正在捏拳头。

你说苏全孝知道这事吗——不对，老苏知道这事吗？老苏不得和你爸拼命啊？不行了，想想俩老头打架我就要笑死了——

崇应彪！妈妈怒喝一声，你对我爸有什么意见？！

这话说的。爸爸的眉毛一定扬了起来。难道你对他没意见？

我对我爸怎么会有意见！

不好意思，把你是全国头号爸宝的事给忘了。

妈妈开始尖叫。

哈哈哈，你别掐我——我告诉你，你爸人缘真的坏透了，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老逼登，姬发也这么叫！

崇应彪！妈妈气急败坏，你再也不闭嘴，我就要打你了！

爸爸闭上嘴假装看电视。空气还兀自激烈地震荡着。亲爱的日记，想必你也猜得到，我爸爸如果学会闭嘴，我一定会去掀他的脸皮，看看他是不是别人假扮的。果然，安静了三分钟，爸爸又憋不住开口：“你说，你爸现在还硬得起来吗？”

一声闷响，我探头出去，看见妈妈一拳打在爸爸脸上，爸爸还手，他们打起来了。这件事在我们家也很常见，我悄悄地回到卧室，关好门。我想已经不必再解释他们有多适合离婚，我想问你，硬起来是什么意思？

想了一晚上也没想到答案。正好第二天是周末，到了我们每月一次去外公家吃午饭的时间。每次去外公家之前妈妈都很焦虑，谁磨蹭一分钟都会被骂。生怕踩到妈妈的尾巴，我和爸爸都早早收拾好自己钻进车里。阳光下看，爸爸的颧骨上有一块淤青，嘴巴也破了一块。我问爸爸那是怎么搞的，爸爸还骗我是他摔跤。我说我已经知道你们打架啦，不过爸爸，为什么妈妈看起来就好好的？爸爸从鼻子里哼哼两声，说，我有别的办法收拾你妈妈。

我心里觉得他们还是不要互相收拾的好，但是算了，也许这样收拾下去他们就会离婚吧！妈妈上了车，我和爸爸马上闭嘴，一路开到外公家。外公家非常之大，房子前面还有一片花园。进了门之后我说外公，你好。外公说月皎，你好。然后他就去书房了。我在客厅转了几圈，昨晚的问题还困扰着我，我溜进外公的书房，爬到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这个椅子和外公的椅子都很高，坐在上面好像我和外公是两个皇帝一样。外公把文件放到一边，问我，怎么啦？

我问外公：硬是什么意思？

外公没有听懂，我就把昨晚爸爸的话学了一次。然后问他，外公，人为什么会不硬？不硬是坏事吗？

外公那张威严的脸涨红了，他的胡子似乎全部竖了起来。我惊奇地看着他脸上发生的变化。他怒吼道：“殷郊！”

妈妈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我坐在椅子上无辜地转过头看着妈妈。这个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好像闯祸了，就像上次我把爸爸那句“你不怕殷郊拔你氧气管吗？”学给外公时一样。妈妈好像也猜到怎么回事，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抱住还在使劲装傻的我，一边说着“哎呀哎呀小孩不懂事爸你别往心里去”，一边抱着我跑了，速度快得就像外公是一个点着了引信的炸药包。刚把我放下，外公走出来站在书房门口，满脸阴沉，妈妈就又垂头丧气地被外公召唤了回去。过一会爸爸也被叫进去了。结果就是今天的午饭吃得阴云密布的。外公满脸余怒未消，爸爸妈妈头都不敢抬。唉，外公家真没意思！

回去的时候妈妈开车，爸爸坐副驾驶。爸爸沉着脸问我和外公说了什么，我绘声绘色地向他复述了一遍，我还告诉他，外公当时的表情好像闻到大便一样。爸爸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来，我也笑了，很快我和爸爸就笑成一团。妈妈恼羞成怒地锤爸爸的大腿。妈妈就这点不好：有时候他不能理解我和爸爸的幽默感。

p.s.：亲爱的日记，你还记得半个月前提到的小苏阿姨吗？今天我们又去了外公家，专门去和小苏阿姨吃饭。去的路上爸爸偷偷告诉我，见面以后要叫小苏阿姨外婆。我照办了，结果小苏阿姨脸上也露出那种闻到大便的表情。我和爸爸都快笑晕过去啦。后来小苏阿姨拉着我的手，用巧克力劝诱我叫她姐姐。她长得真漂亮！身上香香的，和妈妈身上的香气不一样。我决定听她的话，叫她姐姐哄她开心。

p.p.s.：巧克力被妈妈没收了，他不许我吃小苏阿姨给的东西：（

殷郊把怀孕的事告诉殷寿那天，心情奇差无比，只觉得四下一片黯淡。殷寿沉着脸听完了，反应倒是出乎意料，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冷嘲热讽，只是冷笑了一声。这已经比殷郊预想的好上太多，以至于他甚至有些惊讶。

“孩子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殷寿问他。

“我会生下来。”殷郊低着头答话。

“你知道养一个小孩要多少钱？”殷寿的指节敲着桌沿。“我告诉过你，你不要指望我会出资

买你那些石头。”

殷郊的头低得更低了。殷寿叹了口气，妻子死后他是常常叹气的。“毕了业就来公司上班吧。”殷寿说。

“不用等到毕业。”

声音细弱，殷寿没听清，让他重说一遍。殷郊大了声音，眼泪一并涌出来，说：“不用等到毕业。我——反正念完了也没什么用。”

殷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哭泣的儿子。他又想起来：“崇应彪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他刚找到一个投行的工作。”

殷寿点了点头。“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“我还没决定——”殷郊踌躇地回答。

“不要再想了，你们必须结婚。”殷寿手一挥，给这事下了个定论。“婚房的事情我等下和秘书联系，其他的你们自己去忙。”

“可是爸爸，”殷郊嗫嚅着，“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他。”

殷寿深沉眼窝里的灰眼睛锐利地看了他一眼。“我的儿子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会觉得婚姻和爱是一回事？”

殷郊恍惚地出了门。抬头阴云密布，眼见有雨，花园里他母亲当年种的那些白月季已经开到头了，花瓣微黄地蜷靡着。司机给他开了车门，他上车，刚好接到姬发的电话。姬发几个月来都在祖国最南端出差，追查一宗经济大案。姬发语气轻快地告诉他海景有多么漂亮，水果有多么好吃，他要是在这里一定会喜欢。说完了，殷郊听了一会话筒对面安静的呼吸声，姬发好像在走路，气流微妙地颠簸着。他突然问：“殷郊，你有没有想我？”

殷郊心痛如绞，匆匆把电话挂掉。头抵在驾驶座椅背上。手机又响了，他有气无力地接起

来，“抱歉，我想先静一会。”

“啥啊？”崇应彪的声音冲出听筒。“跟谁说话呢？”

“是你啊。”殷郊不得不打起精神来。面对崇应彪他总要攒些力气，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争斗。“干嘛？”

“不是说明天去孕检吗，几点？”

“你八点钟到我家楼下好了。”殷郊想了想。

“行吧。”崇应彪那边顿了顿。他突然很别扭地问：“你、晚上吃饭没？”

崇应彪冒雨去了殷郊家。本来想约殷郊出去吃，因为下雨只能作罢。进门的时候他拎着一袋食材，两肩上都是雨水。殷郊好像刚洗完澡，头发湿着，浴室到玄关一路都是檀木洗发水味道。殷郊低头给他找了双拖鞋出来。“外套挂门口啊。”嘱咐了一句，又跑回浴室吹头发。崇应彪换好鞋，把塑料袋放进厨房，熟门熟路地去开殷郊家的冰箱。橙黄冰箱灯把他的脸映亮了，心里也亮起暖色的一块。这时他意识到，刚刚发生的一切是那么琐碎日常，简直像一种预演。

殷郊吹完头发出来，看见崇应彪正在切胡萝卜，一边的锅滋啦啦热着牛肉。

“要做什么啊？”殷郊走过去看，他高，站背后就能看到菜板。垂下眼睛看到崇应彪短刺刺的发尾，脖颈剃得很洁净。

“咖喱。”崇应彪把胡萝卜扔进锅。

“会很辣吗？”殷郊问，“太辣的话我不吃。”

“你他妈爱吃不吃。”崇应彪背对着他，但是殷郊知道崇应彪一定翻了个白眼。殷郊靠着流理台边沿，看着崇应彪有条不紊地忙碌着。他长腿探出去踢了踢崇应彪的裤腿。“喂，彪子，我喜欢吃甜口。”

崇应彪好笑地抬起头看他一眼。“干嘛啊，说这个。”

“因为我爸让我们结婚。”殷郊认真地说。他突然有点紧张。“你，你想和我结婚的吧？”

咖喱浇进汤汁，盖上盖子，慢煮。崇应彪单手叉腰，深沉地叹了口气，不情不愿地承认。“我想的。”

殷郊点了点头，转身要走，被崇应彪伸腿拦住。“那你呢？”崇应彪问他。“你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怎么想有什么用。”殷郊很奇怪地问他。“我不是都说了吗。”

“我又不和你爸结婚。我问你呢。”崇应彪盯着他，视线像远方两盏孤灯。“你如果不愿意，我可以只要这个小孩……你可以……”

“我愿意。”殷郊突兀地截住他的话。他重复了一遍，干燥又利落，“我愿意的。”

崇应彪好像也不知道要答什么好，点点头，转过去看他的锅。殷郊飞快地跑了，心脏兀自乱跳。没过多久就开饭，咖喱熬得很稠，浸着米饭一口下去，殷郊的眉毛都飞起来。“好好吃啊！”

崇应彪得意洋洋，说那当然，姓殷的你就偷着乐去吧！殷郊的眉毛又拧起来。崇应彪说话总是这么不中听。殷郊嚼着牛肉想，算了，看在这口饭的份上再忍他一回。他又问，你经常自己做饭吗？

崇应彪失笑道，对啊。他顿了顿，说：“我爸妈都没的早，我天天自己喂自己，不弄好吃点早饿死了。”

殷郊讪讪地噢了一声。他早知道崇应彪父母的事，可是这么多年，确实没有真正地当一会事过。他恍然发觉，从今天起他就有了把崇应彪的一切都当一回事的义务。两个人在餐桌边对坐，各自捧碗，四条长腿在窄桌面下不可避免地交缠。“小孩以后一定会喜欢你做菜。”殷郊说。崇应彪有些木愣地抬起头，看见殷郊弯着眼睛向他笑了笑。两个人重新低下头去，脸被热菜的蒸汽熏得发烫。

第二天做孕检，第八周了，终于可以做腹超。冰凉的耦合剂在腹部涂开，崇应彪抓着殷郊

的手，紧张地看着屏幕上的黑白噪点。他们听到一种规律性的低频的震动，崇应彪像是被吓到了一样，问：“这是什么声音啊？”

“是宝宝的心跳。”杨医生回答他，他挪了挪探头，让心跳声更清晰一些。屏幕里，小小的胚胎像一只肉虫，一只鱼，一颗瘦小的水果。那心跳有力地明灭着，像远天里一颗星子一闪一闪。崇应彪坐在那，看起来实在太可怜了，连殷郊都伸出手，安抚地摸了摸他紧绷的手臂。他们一起着迷地注视着，那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，小小的血肉之核。

姬发叔叔

亲爱的日记：

今天上午，有人找爸爸去打网球，爸爸让妈妈也去，妈妈说他头晕，不想动。爸爸说那他也不去了，妈妈就说不用，躺一会就好了。爸爸再三确认之后就出门了。果然，差不多十点钟妈妈就起来了，精神很足，在房子里乱转。今天小孙阿姨放假，家里只有我和妈妈。妈妈陪我玩了一会识字卡，然后我就看动画片去了。大概十一点的时候门铃响，妈妈在楼上，我跑去开门，踮起脚尖从可视门铃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

“姬发叔叔！”我打开门，欢乐地喊。

“皎皎！”别人都叫我月月，只有姬发叔叔叫我皎皎。他张开手臂，让我能跳进他怀里。他穿着一件很有型的皮夹克，身上有皮革和淡淡的香烟味道，但是总体来说很清爽。妈妈听到后从楼上下来，帮姬发叔叔放下手里拎的大包小包的东西。

“我刚从满洲里回来，给你们买了点特产。”姬发叔叔说。

“又跑那么远啊。”妈妈看了看他的脸，“你看你累的。”

“没什么的，追犯人嘛。”姬发叔叔笑了笑，抱着我在沙发上坐下。“皎皎，这个袋子里都是给你的。”

袋子里有一套描金画彩的巨大套娃，很多很多俄罗斯的糖果零食，还有一本诗集。我非常开心，说谢谢姬发叔叔。妈妈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看着我们，说，你又给月月买那么多糖，她会蛀牙的。

我会注意的！我反驳妈妈。

“对啊，我们皎皎会注意的。”姬发叔叔摸了摸我的辫子，然后看向妈妈：“你不是也喜欢吃吗？”

妈妈垂下眼睛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去冰箱拿了一听我的果汁给姬发叔叔。“喝点东西。”然后妈妈就走开了，继续去忙他之前没忙完的家务。姬发叔叔和我聊了一会，问我学

校怎么样，又问我最近在看的动画片。这时候妈妈抱着一些我换下来的脏衣服去了洗衣房，姬发叔叔就跟了过去。

“你知道吗，我以前还会想象你是那种穿长睡袍，会给客人泡茶的完美主妇。”姬发叔叔笑吟吟地倚在门口，拿着那听果汁。

妈妈扬起脸，他穿着一件米色的高领毛衣，领子拥着他的脸，显得他的脸好小。他看起来像个小孩一样紧张——在姬发叔叔面前他总是有点孩子气。“啊？”妈妈呆呆地问，“我应该这样吗？”

姬发叔叔坚定地摇了摇头。“现在就很好。”

妈妈低下头，有点赌气似的说。“好什么啊，我连洗衣机都不会用。”

姬发叔叔就在他旁边蹲下来。妈妈告诉他这个新洗衣机装好之后一直是阿姨在用，他还没用过。姬发叔叔点点头，端详了一会，按下几个键，洗衣机开始轰隆隆地转动。妈妈很崇拜地看着他。姬发叔叔说：“下次柔顺剂放这个槽。”妈妈一直听话地点头。

他们说话总是客客气气又轻声细语的。不会离婚的夫妻是不是就是这样相处的呢？

我在书房拖一把椅子，姬发叔叔走进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我要把诗集放在上面那层书架上。姬发叔叔帮我放好，然后看到书架角落里一立三角形的巨大书脊，他抽出来，发现是一本相册。我和他一起翻了几页。我告诉他，这是记录爸爸妈妈婚礼的相册。姬发叔叔说他知道。“我去参加你爸爸妈妈的婚礼啦。”他对我开玩笑，“他们怎么没邀请你呀？”

我哼哼了两声。我早就想明白这个问题了，我告诉姬发叔叔，那时候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呢。婚礼的照片我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那些照片上的爸爸妈妈都很帅气，穿着类似款式的白西装，系黑领结。姬发叔叔看了一会，想起来：“我的手机里还有当时的录像呢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
我当然要看。姬发叔叔翻出视频，我们抵着头一起看屏幕。画质很奇怪，姬发叔叔说这是从DV机里导出来的。我根本没见过DV机。不过这也没关系。

镜头从乱糟糟的还没有满座的坐席间穿过去，我看到外公和一些过年才会见的亲戚坐在一起，还看到了比干叔公。人群里还有小苏阿姨，穿着高中生的制服，不过她和外公离得很远，看起来还不认识。我突然看见一张脸和我爸爸长得很像，但是戴着眼镜，而且比我爸

爸瘦很多。我问姬发叔叔那个人是谁，姬发叔叔说那是我爸爸的哥哥，也就是我的大伯，我没见过是因为他一直在外地，而且和爸爸的关系不大好。我点点头，从视频里看，爸爸那边的亲戚真是少得可怜。镜头钻进了一个很暗的地方，好像是后台。鄂顺舅夫走来走去，帮每个人整理衣领和胸花。爸爸在和一个主持人模样的人说话，看到镜头后走过来问，戒指还在吧？

“兜里呢。”那时的姬发叔叔在镜头后面说。

镜头转来转去，像是在寻找谁。它走进另一个房间，妈妈坐在一面化妆镜前，镜灯在他眼睛里嵌了两颗闪亮的白星。化妆师姐姐正在帮他画眉毛。妈妈眼睛转了转，看到镜头，笑了笑。“感觉外面好多人啊。”

“都乱了套了。”姬发叔叔说。“根本分不清谁坐哪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呀？”

“没事，你爸的秘书帮姜文焕忙呢。”

妈妈点了点头，看过来一眼，又一眼，伸出手。姬发叔叔的手伸进镜头里，安慰地握着妈妈的手。“我太紧张了。手里一直出汗。”妈妈笑着说。

“没事，不用紧张。”姬发叔叔说。化妆师往妈妈颧骨上稍微扑了一点粉，然后就走开了。妈妈凑近镜子看，姬发叔叔整理了一下他的头发。“你今天——特别漂亮。”

妈妈转过脸来，对着镜头紧张而羞涩地笑了笑。然后妈妈叫了一声，“哎呀，我的捧花！”就跑出去了。

画面黑了一会，又亮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站在一扇小门前，好像等着上台的样子。远处传来被麦克风扩大的说话声。妈妈自己一个人站在一边，白西装在黑暗中像一尾月牙。镜头匆匆地走近他，姬发叔叔喊了一声：“殷郊。”

妈妈转过头来，捧花握在胸前，他的眉眼舒展开，对着镜头嫣然一笑。

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
“哇。”我赞叹了一声。过了一会，我想起一件事，“姬发叔叔，为什么你一直在拍我妈妈？这不是婚礼录像吗？”

“你爸爸有什么好看的！”姬发叔叔断然道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得对。

午饭之后姬发叔叔说他要走了。妈妈说你不再坐一会吗？姬发叔叔说算了，一会崇应彪回来了。妈妈哭丧着脸说那你更应该坐到他回来啊。姬发叔叔皱了眉头，问妈妈，他总猜忌你是不是？妈妈说也没有，你别多想……就是有点麻烦。哎呀。

总之，又过了一会姬发叔叔就走了。

姬发叔叔刚走没几分钟，爸爸就拎着运动包进门了。时机恰好得可疑。我去亲了爸爸一口当做问候。妈妈从厨房出来，对爸爸说，“你回来啦。”

“嗯。”爸爸走过去，亲了一下妈妈刘海下的脑门，像是要确认他的体温。“不难受了？”

妈妈摇了摇头，他主动说：“刚刚姬发来了，刚走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看见他车了。”爸爸一边换鞋一边说。

“他刚刚出差回来，给月月买了点礼物。顺便坐了一会。”妈妈毫无必要地向爸爸报告着，同时盯着爸爸的脸猛看。“你不要瞎想。”

“我瞎想什么。”爸爸很好笑地回答。“来就来呗。谁说不让这小子来了。快让开，我洗澡去。”

妈妈好像终于放下心来的样子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件事绝没这么简单。晚饭是爸爸做的，好吃得我想流眼泪（妈妈的厨艺实在令人伤感）。吃完饭之后，果不其然，爸爸抱着平板，在沙发上看一个叫做《妻子联合情夫杀父骗保》的罪案纪录片，还连了客厅的音响，动静很大。气得妈妈要把他的平板砸掉。我在一边玩套娃玩得不亦乐乎，指头都是套娃上的金

粉。

亲爱的日记，实话说，有好多人偷偷问过我，“想不想让姬发叔叔当你的爸爸”，或者“爸爸妈妈离婚后你跟谁”的问题。我认真想过，我觉得姬发叔叔人很好，对我很好，对妈妈也很好。但是他毕竟不是我的爸爸。我和爸爸已经认识很久了，据说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和我讲话，所以我和爸爸的感情基础非同一般。我不想任何人代替我爸爸。如果有天爸爸妈妈真的离婚了，我想我会跟着爸爸。因为到时候姬发叔叔会去爱妈妈，而爸爸只有我。

唉。我被自己的叹气声吓了一跳。听起来就像我突然长大了一样。

姬发收起DV机。新人要上台了，他们要走过红毯，走进一个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”的誓言里。而姬发能做的只有在他们交换誓言时递上戒指。戒指盒硌着大腿，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荒诞。

从小姬发就坚信自己会和殷郊结婚。所有人也都这样认为。姜文焕这样认为，鄂顺这样认为，殷郊这么认为，连殷寿也这样认为。甚至崇应彪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件事。

事情成了公认，好像就不需要特意去经营，只等它自然发生就好。一个追着另一个，手牵手小树拔节一样长到20岁，该做的都做过了。小学看动画片，两条狗吃一根面条，吃着吃着嘴巴碰到一块，殷郊的嘴唇和姬发的嘴唇也碰了碰。初中知道接吻原来要伸舌头，就把舌头伸到对方嘴里，除了牙膏味还能尝出点形容不出的甜。亲完殷郊摸了摸嘴巴，说，感觉有点怪。姬发说我也觉得有点。

高中毕业，成年第一天，心智没有任何变化，突然得知一些法律法条开始生效，很突兀的变化。两个人都觉得应该启蒙一下，这也没有任何争议。第一次在姬发从小睡到大的单人床上，很挤，两个人必须叠在一块。看到对方的裸体也没什么感觉，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遍，对对方的肢体像对自己一样熟悉。那时候什么都不会，只会亲一亲，顺着胸膛往下摸，把东西放进去。很痛，流出一点血来，疼得殷郊泛了泪花。姬发赶紧停下，殷郊说别这样，快弄完。第一次殷郊没什么感觉，只能形容出一种诡异的饱胀感。个中滋味是后来一点点摸索的。次数不算多，两个人都不太需要这个，但是每一次都很细致。姬发会精心地准备好一切，过程像浸在温水里，安全，舒缓。

和姬发相处的每一秒都像温水。殷郊想。

姬发想得很周全，什么都想到了，就忘了一件事——忘了他们要谈个恋爱。要给情感一点疼痛，一点刺激，一点失重般的怦然心跳。可是他们实在太熟，到了对方说两个字就能接出后半句的地步。还没结婚就预感过激情褪尽，尚未欢爱就亲如手足，其实不是好预兆。只是当时尚且不懂，还心安理得地浸在温水里。

殷郊在崇应彪打他屁股那瞬间第一次体验到失重。巴掌落下，他心猛地悬起来，挣扎无用，意识到身后这个人跟姬发是不一样的，整个人被抛到未知的危险里。崇应彪打得他屁股发烫，脸也发烫，腿间的东西感觉到被征服，潺潺地想要祭献自己。那晚他抱着崇应彪，呼吸着崇应彪脖颈间陌生的人体味道，一切都与从前不同。原来这种事可以壮怀激烈，可以痛如小死又次次复活。如果只有那一次倒也什么都不会改变，一切还会驶向既定行程，只是路经风雨一夜。可是这一夜有了月皎。

“亲爱的亲朋好友，我们今天齐聚于此，见证并祝福这二位男子步入婚姻的神圣殿堂……”

他们都上了台。姜文焕和鄂顺站殷郊那边，姬发和苏全孝站崇应彪这边。神父（姜家有基督教信仰）问，崇应彪，你是否愿意接受殷郊做你的丈夫，从今往后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贫穷富有，无论疾病健康，都爱他、珍惜他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？

姬发听见崇应彪的嘴唇和自己的心一起说，我愿意。

神父转向殷郊，殷郊，是否愿意接受崇应彪做你的丈夫……

指环亮闪闪，戒面很宽，不镶钻。姬发小心地把它递到崇应彪手里，暗自奇怪，总觉得戒指拿错了。他想，如果是他的话不会选这个款式。然后他再一次意识到，这不是他的婚礼。

“凭借这些誓言，以及交换婚戒的仪式，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丈夫和丈夫……”

恢宏盛大的乐曲在音箱中奏响，新人把嘴唇轻轻贴在一起，所有人都用力鼓掌，把手都拍红了。

姬发第一次听到殷郊告诉他结婚的消息，还以为殷郊在开玩笑呢。他说喂，殷郊，这可不好笑。殷郊很伤心地看着他。姬发脸上的微笑褪尽，他看见自己的手发抖。他一瞬间失去语言的能力，词语轻飘飘地逃离了他，他只会颤着声音一遍遍问，为什么？

殷郊说别问为什么，都是我的错。

姬发一拳头砸在桌面上，他说我要杀了崇应彪那个禽兽。

殷郊开始哭，孕激素让泪水变得愈发容易。他说求求你，别这样，你怪我吧，全都怪我。

姬发说，你什么要这么说？你明明知道我不会怪你。你明明知道我根本做不到。求你了，殷郊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

殷郊啜嚅地说，那天，你没有回来。

姬发愣住了。他已经忘了那天是要去开什么会议，办哪个案子。他怔怔地说，我就错过了那一次。

殷郊坐在沙发上，抱着膝盖，怯怯地仰望着他，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孩。从来都没有真正长大的殷郊，一直被他保护着的殷郊。怀着崇应彪小孩的殷郊。从那双眼睛里，从无意义的泪水里，他明白了，几千个对也抵不过那一次错。命运不能用加减乘除的法则概括。

典礼之后新人去换了一身衣服，然后挨桌敬酒。崇应彪的白酒兑了半瓶水，殷郊喝的根本就是深色果汁。即便如此两个人也被灌得七荤八素。来到亲戚这桌，殷寿罕见地有点喝醉了，在崇应彪后背上用力拍了一记，力道大得崇应彪差点一头栽进面前那盘四喜丸子里。

“崇应彪，你爸妈没的早，你这孩子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”

崇应彪非常感动，比格眼睛亮晶晶地仰望。

殷寿发出醉酒的冷笑：“从小我就看出你是个坏胚！”

“啊？……啊。”崇应彪假装自己是一头驴。

“但是姬发也没好到哪里去！”殷寿又给了崇应彪一掌。姬发拎着酒瓶子站在一边，隐忍不发。殷寿说，行了，争点气。

崇应彪从字里行间察觉到老逼登的柔情：“爸……”

“不许这么叫。”

“好的，殷总。”崇应彪退下了。

一转头撞到端着酒杯的崇应鸾，对方扶了一下眼镜，冷淡地向他点点头。“祝贺。”

崇应彪也生硬地点头。“谢谢。”

崇应鸾上下打量他一眼。“告诉你老婆平时注意安全。”

“滚你妈逼。”崇应彪匆匆走开。

难以理解的亲戚关系。

奔忙终于告一段落，姬发把掺水的酒瓶放好，崇应彪被拉去他同学那一桌坐下，姬发本能地环顾一圈，那个人不在。他毫无缘由地靠直觉踱到二楼露台，殷郊果然站在那，支着栏杆向外看，眉梢唇角都刻上浅淡的疲惫细痕。姬发知道现在殷郊的腹部已经有些明显，为了不破坏西装线条只能用束腹带。姬发走过去，扶了一把他裹得硬邦邦的腰，“很累吗？要不直接去休息吧。”

殷郊转过头来，倦怠地一笑。“没关系，等一等就结束了。”他转过头，抱着栏杆，俯视蒙蒙夜色中的停车场，撒娇一样抱怨。“好想抽烟哦。”

姬发递过去一片薄荷糖。硬塑糖片中间有小圆孔，殷郊百无聊赖地从小孔往外吹气。
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我们给鄂家哥哥当花童？那会我们才五岁吧。”姬发也靠在栏杆上，看着落地窗里的觥筹交错。“那会你头发有点长，卷卷的，我非说你是洋娃娃，要阿姨给你穿裙子。”

路灯在这时亮了，一盏一盏，顺着道路蜿蜒下去。

“走完红毯之后，新娘子把头纱拆了，我捡起来，给你戴，拉着你的手到处跑。你妈妈把我们拦住，笑咪咪地，问我，你们也要结婚吗？”

糖片变薄了，锋利地割着舌头。殷郊把它咬碎咽下去。薄荷味又苦又凉。

“殷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”姬发转过脸去，长眉紧皱，路灯照着他脸上一道发亮的泪痕。殷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无名指上一道宽阔简约的白金指环，锁着他。他说对不起，姬发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……

姬发走了。殷郊发了一会呆，也回到灯光堂皇的琉璃世界里。崇应彪靠在门边。他被灌了不少酒，上半张脸全红了，眼帘遮掩下的圆眼睛水淋淋的。“等你照合影呢。”崇应彪说，他直起腰，从一边抽了一张纸巾递过来。殷郊伸手要接，崇应彪手一抬，轻轻用纸巾把殷郊脸颊上的泪痕拭掉，动作温柔。“真埋汰。”崇应彪说。

“滚蛋。”殷郊破涕为笑。

爸爸

亲爱的日记：

寒假的第三天，妈妈进了医院。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，还要从姬发叔叔带回的那些巧克力说起。

一周前的一个深夜，我半夜爬起来上厕所。我已经过了睡觉要开小夜灯的年纪，但是在漆黑的晚上自己走去卫生间还是有点害怕。二楼卫生间离我的卧室中间隔了一个书房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一阵让我头皮发紧寒毛耸立的窸窸窣窣声——楼下有人！

我腿都软了，半跪半蹲地蜷下去，从栏杆之间往下看。冰箱的门开着，照亮了一小块地面，窸窸窣窣的声音一直响着，然后突然安静下来。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影子被投映在冰箱面前的光亮里。

我放声尖叫。

爸爸破门而出，一把把我抱起来，因为睡眠初醒嗓子还哑着，焦急地问我怎么了。我哭着指着楼下，爸爸把我放下，警惕地沿着楼梯往下走，顺手抄起楼梯口旁边倚着的一把伞。我胆怯地跟在爸爸后面。当我们和嘴巴沾着巧克力的妈妈打了个照面时，三个人都非常尴尬。

爸爸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妈妈像是被车头灯照到的小动物一样圆睁着眼。

“月月别怕，是妈妈。”他安慰我。

我的哭泣逐渐止住，垂眼扫到满地的紫色糖纸，哇一声哭得更伤心了——那是姬发叔叔前几天带回来的巧克力！因为太甜了放在橱柜里，我一天只能吃两块！可是妈妈一晚上就吃了那么多！

我哭得口齿不清，肝肠寸断。爸爸把我抱起来轻轻摇晃着安慰，“行了，先睡觉，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月月别哭，糖没了咱们再买。”

我哭着点点头。妈妈失魂落魄地跟着我们上楼。在回房间之前我亲了一下妈妈巧克力味的

嘴唇以示原谅，我毕竟不想让妈妈难过太久。妈妈非常感动，捧着我的脸亲了又亲，直到被爸爸拉开。

“月月快去睡觉，你，赶紧去刷牙。”

我回了房间，听到外面爸爸妈妈还在小声说话。

爸爸说，你明天早上起来一定会胖十斤。等你变成个大胖子，我保证和你离婚。

妈妈把嘴里的电动牙刷吐掉，恶狠狠道，离就离！

第二天早餐时间，我和爸爸气势汹汹对妈妈进行提审，妈妈非常不配合。爸爸说别装了，我早知道你压力大的时候会躲着人半夜吃东西。你刚提总经理那几天我还以为家里有耗子。说吧，这次又是什么原因？

我一边吃煎蛋，一边津津有味地听他们的对话。虽然听不太懂，但我逐渐总结出，妈妈最近一直在忙一个项目的投标，眼看快要大功告成，结果却在昨天下午的董事会上被否决了。本来作为董事长的外公不出席，妈妈的压力已经很大，结果又被当众刁难了一顿，妈妈就压力飙升从而寻找甜食的安慰。在爸爸的不断追问下，最后我们知道了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苏护爷爷。而背后的根本原因，我猜测是因为小苏阿姨现在和外公住在一起，而苏护爷爷压根不同意这件事。

我对苏护爷爷没什么印象，只记得他总是一副冷酷的表情，头发胡子都像灰色的铁丝。还有就是他相当不喜欢我外公，对我外公的“小崽子”更没什么好感，而我这个小崽子生的小小崽子就更不用说了。我倒不是很在乎别人喜不喜欢我，这一点我遗传爸爸，爸爸根本就是致力于让每个人都不喜欢他，而妈妈不是这样，妈妈总会因为别人的喜欢与否感觉到压力。

爸爸冷笑起来，说行啊，姓苏的竟敢假公济私。你等着，我早晚把他儿子也收拾一顿。

妈妈瞪起眼睛，说，你敢！苏护怎么样，和苏全孝有什么关系？

爸爸说你还真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，你真是殷寿的种吗？妈妈开始殴打爸爸，我偷偷溜了。

过了风平浪静的一天，寒假第二天的晚上，爸爸醉醺醺地回了家。爸爸经常要出去应酬，然后喝醉。其实我还是蛮喜欢醉酒后的爸爸，因为酒后的爸爸会非常黏人，而且好像酒精拨动了她体内的某个开关一样，平时他总是正话反说，好话坏说，喝多了他就正话正说，每每搞得妈妈脸红。喝多了的爸爸回了家，脱了皮鞋，先是稀里糊涂地亲了我一顿，又去仔仔细细地亲妈妈。妈妈红着脸推他，说这是又喝了多少，我去给你拿酸奶。

爸爸一边喝酸奶一边含糊糊地给妈妈讲酒局轶事，云淡风轻地提到一句“苏全孝那小子真完蛋，直接喝进医院了。”

妈妈大惊失色，问他怎么回事。爸爸的回答概括一下就是说，他今天和小苏叔叔的领导一起吃饭，特意把小苏叔叔叫上，然后就把可怜的小苏叔叔灌得人事不省，但是他没想到小苏叔叔会直接酒精中毒进急诊。爸爸说这些的时候还笑嘻嘻的，妈妈简直气得满脸通红，差一点就破口大骂。妈妈质问道，崇应彪，你还有没有点良知？小苏那孩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就狠得下心这么欺负他？！

爸爸非常委屈，说宝贝，你别发火啊，我也是想给你出口气。

妈妈说我用得着吗？！我吓得不敢吭声，妈妈一定非常非常恼怒，但爸爸醉得很厉害，所以妈妈就姑且把他拖上楼睡觉去了。我也乖乖刷牙睡觉，心想，这事肯定没完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听见清醒的爸爸和妈妈继续昨晚被搁置的争吵。我听见爸爸说，放屁！我有什么错？我把他带上是提携他让他在领导面前长脸，他应该感谢我！

妈妈骂爸爸是禽兽。

爸爸恬不知耻地承认他就是禽兽，然后又说，反正他没做错。

妈妈说，难道是我做错了？

爸爸说，全都怪你爸那个老东西，管不住自己裤裆，还得让儿子给他收拾烂摊子。还有你，早和你说在家等我养你就行了，非要自己去找罪受。

妈妈深吸一口气，说崇应彪你——

一声尖叫和一串巨响。妈妈就这样进了医院。

表舅和鄂顺舅夫赶到医院时，妈妈的腿已经打好了石膏。妈妈靠在病床上，左腿被吊起来，半边脸鼻青脸肿，但是心情还算平和。表舅吸了一口气，四处看了看，爸爸在外面办住院手续。表舅俯下身，握住妈妈的手，严肃地问：“你不会是被彪子打了吧？”

妈妈冷笑一声，他敢？他心平气和地解释，我是从楼梯上摔下去了。

鄂顺舅夫很担忧地说，可是，摔下楼梯是常见掩饰家暴借口第一名。

妈妈说我是真的摔成这样。这会姬发叔叔也来了，看了一眼就转身往外冲，要找爸爸打架。妈妈伸手拉住他的衣服，“我都说了是从楼梯上摔下去了！”

连外公都来了，很威严地背着手站在床边，说殷郊，要是连崇应彪都能欺负你，我可真是太失望了。

妈妈急了，说你们都是怎么回事？崇应彪他打得过我吗？

这倒是真的。妈妈天生巨力，一个人可以拖动整张沙发。如果爸爸妈妈斗殴，总是妈妈获胜。爸爸不是有心让着妈妈，而是真的难有还手之力。

妈妈深吸一口气，从头给他们解释：“我当时和彪子吵架，一边回头说话一边下楼，突然头晕了一下，一脚踩空就从楼梯上滚下去了。”

众人静默无声，这理由听起来十分可信，过了一会，表舅笑着说，你们可真能吵架，也不想想这对月月影响多坏。
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我也抿着嘴笑了，妈妈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发。正好爸爸也在这会回来了，掀开病床帘子后颇感惊奇，“这么多人——你们笑什么呢？”

他自然而然地走到妈妈身边，把手放在妈妈肩膀上。“疼吗？”他碰了一下妈妈鼻梁上的淤青。

妈妈摇了摇头。他的手搭在爸爸手上。他们已经和好了。和好的过程由我亲眼见证：那会妈妈一边回头骂着爸爸一边往楼下走，突然身形一晃，整个人向楼下跌去，爸爸伸出手，但是只拉到妈妈的衣角。那截布料从爸爸指尖滑脱出去，两秒钟后妈妈已经躺在了楼梯底部。我吓得大哭起来，爸爸狼狈而惊慌地跑下楼，面容惨白。妈妈撑着地板勉强坐起来，额角的血顺着脸庞流下来一线，抱着腿呻吟。爸爸跪在妈妈身边，几乎是立刻哭了出来。打120以及等救护车的整个过程爸爸都一直哭着，直到上了救护车还一直在哭，把脸埋进妈妈的胸口。不管妈妈说什么他都点头，毫不犹豫地承认是他不好是他做错了，然后妈妈就满意了。他把爸爸的头从自己身上推起来一点，胸口那一块已经湿成一片。“行了，没多大事，就是摔了一下。”

那是我见过爸爸最害怕的样子。

妈妈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，爸爸说他们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脑震荡的情况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医生掀开了帘子，她胸牌写着姓邓，眉眼斜挑，长得很漂亮。她手里拎着一张x光片，环顾了一圈病床边的人，轻声问，谁是家属？家属过来一下。

爸爸站了起来，几乎同时，姬发叔叔也往前走了两步。两人面色不善地互相瞪视一眼。外公摇了摇头，拨开两个男人，跟着医生走了出去。爸爸和姬发叔叔也紧跟着。我也想跟过去听，被表舅拉住了，我奇怪地抬头看了表舅一眼，发现表舅的脸突然绷得很冷，像一具没有表情的石膏像一样。我下意识握住了妈妈的手，发现妈妈的手很凉，他和我一样不知所措，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。他们迟迟不回来，过了一会表舅他们也走了出去，病床这里只有我和妈妈。那感觉就像我和妈妈被流放到了荒岛上。

又过了五分钟左右，爸爸他们安静地回来了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片滞涩的沉重。爸爸的眼圈比之前更红了，他几乎说不出话，还是姬发叔叔俯下身，低声向妈妈解释：“殷郊，他们从x光片判断，你可能——得了脑瘤。”姬发叔叔顿了顿，艰难地再次开口，“现在还不能确定，要做进一步的检查。现在先去做个加强CT，好吗？”

妈妈乖乖地点了点头，他还能怎么做呢？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看着我们所有人。过了一会，邓医生带着护士过来，把妈妈的轮床推走了。表舅他们跟着一块走了，好像没有人再有时间在意我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，感觉脚下的地面是空的，我在一直往下坠落。

有一双腿站在我身边，我抬头看，是外公。我像抱紧一根浮木那样抱紧他。外公把我抱了起来。他的大手也很凉，摸起来像金属一样。我问外公，脑瘤是什么意思。外公沉吟了一会，向我解释，脑瘤就是有块肿瘤长在颅腔里。原来妈妈经常头晕不是因为血压也不是血糖，他经常呕吐也不是因为压力太大，都是肿瘤的缘故。我怕极了，我问外公该怎么办呢？外公说，如果是良性的，切除掉就没事了。我说那是不是要把妈妈的脑袋切开？外公只能擦着我的脸，安慰我说，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……

我根本不相信。这时外公接了个电话，是他之前打出去要找的一个老朋友，医院里很厉害的一个专家。他讲电话前让我在病房里等他。我在原地站了一会，慢慢踱到病房外，走廊

里有一扇窗，外面是傍晚的暮色。我撑着窗台往外看，远处，建筑工地的手脚架在紫色的天空下亮起几盏灯，医院门口有人推着轮椅往外走，数辆出租车在门口排成长队。内部停车场有人端着肩膀走向一辆车，嘴边的香烟是一个橙红的亮点。痛苦像一层隔膜将我包裹起来，把我与窗外的一切隔开。这些人，这个世界，都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妈妈得了脑瘤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听到楼道里传来压抑的哭泣声。我走过去，看见爸爸坐在昏暗的楼道台阶上，抱着头，脊背一耸一耸地啜泣。我走到他身边坐下，紧挨着他。我看见他的拳头抵在脑袋上，攥得那样紧，好像有痛苦的火山在他体内爆发。

崇应彪出生时七斤六两，是一个健康的男婴。他从医院被抱回家的时候崇母还在医院。左邻右舍都来看崇家新添的儿子。邻居间有个姓申的，疯疯癫癫，平日里研究一些四柱八字、紫薇术算之类。他走到婴儿面前，端详一番，掐着他莫名漆黑的指头尖算了算，惊奇地说，咦，你家这个娃娃是天煞孤星命啊！克六亲死八方，大凶之相！

这话谁爱听？顿时被崇家人打将出去。可是三天后，崇母在医院因并发症大出血，不治而亡。如果只有这一件事，倒也只能说是巧合，吊诡在于后来。

崇侯虎没过几年就续弦，继妻给崇家兄弟又生了个妹妹。在崇应彪初三某天，崇侯虎开着车，带着应彪、续弦、五岁的崇家妹妹，一起开车去邻省看望住寄宿高中的崇应鸾。高速路上，轿车和一辆运砂卡车迎面撞上，翻出路基。只有崇应彪从已经冒烟的车里爬了出来。奇迹般地，除了一些软组织挫伤，以及被安全气囊打断的鼻梁，他几乎没有收到任何伤害。车里的其他乘客，两个大人当场死亡，崇家妹妹死在救护车上。

翻车的原因，有人说是疲劳驾驶，也有人说，是崇氏父子又一次激烈的争吵甚至殴斗，已经十几岁的崇应彪不会再像小时候一样忍受父亲的暴行。总之，崇应鸾从此不再和崇应彪说话。崇应彪成了孤儿，后来也上寄宿高中，大学念金融系。崇侯虎留下的遗产和人脉都很优渥。他孤独地长到23岁，在一次中秋家宴上遇到曾有几年不见的殷郊。

殷郊告诉他怀孕的消息时，崇应彪先感到剧烈的狂喜，然后一丝恐慌的阴云从汹涌心潮上掠过。崇应彪始终不相信天煞孤星的论断，某种程度上他清楚，只要深入想一想那个可能性他就会发狂。他认为他遇到的不幸都只是概率问题，他不能相信，上天会残忍到永远剥夺他拥有幸福与陪伴的权利。他像一头狼一样游走在人类的荒原上，然后殷郊降落在他面前，伸出手，掌心有一颗微型的月亮。

他在一次醉酒后把这个想象告诉殷郊。他跪在殷郊面前，吻着殷郊那时已经滚圆的腹部。他说，好像月亮。殷郊问，什么？崇应彪抬起眼睛，认真地看着殷郊，说，你。你好像月亮。他记得殷郊有些害羞地回答他，我就当你是和宝宝说话。第二天起来，殷郊把下巴放在他的肩膀，问他，你觉得月皎这个名字好不好？

月皎出生的时候，那丝阴云又从天幕中掠过。当时崇应彪在外地跑一个业务，突然接到电话，说殷郊羊水破了，比预产期早了近半月。他冲进凌晨的机场，一路上一直到病房前都在祈祷。他乞求上天：让我自私一次，就这一次。

他推门进了病房，心放下来：殷郊精力十足，正在忍受宫缩的阵痛，对他这么快赶来颇感惊讶。随后用贫瘠的脏话词汇对他展开辱骂，痛斥因为崇应彪他才忍受如此酷刑，听得崇应彪苦笑。三小时后殷郊被推进了产房，又过了一小时，月皎出生。新生儿有轻微的黄疸，足月前自然痊愈，除此之外异常健康，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。殷郊没有任何并发症，产后康复非常顺利，接殷郊出院那天，崇应彪看着婴儿房里小小的旁边摇篮，以及正在叠一张毯子的殷郊，恍惚间置身于幸福的虚幻。他想，无论上天判处他要经受怎样的惩罚，现在一定都结束了吧？这样的幸福，只要他珍惜，就一定能持续到永远吧？

血管造影、MRI都显示确实是脑瘤，早期诊断不算乐观。殷郊的头晕加剧了，时常呕吐，好像诊断结果陡然恶化了病情。有一天，殷郊从昏睡中醒来，看见床边的崇应彪，他恍惚地问：“崇应彪，你为什么穿着甲冑？”

崇应彪慢慢走进他，痛苦地看见殷郊瑟缩了一下，殷郊说，把剑放下，别杀我。然后他又陷入了昏沉的睡眠里。崇应彪跑出病房，感觉肺部被一双有力的手紧攥，呼吸像是滚热铁水灌进气管。

陪床换班之后，他浑浑噩噩，走到城中一家有名寺庙。香火庄严，木鱼阵阵，诵经声自亘古流传而来。大雄宝殿上，三世佛悲悯俯瞰十方世界。他跪下去，额头贴在宝殿青砖上，佛祖垂眉，俯观这芸芸众生中一粟。红尘执迷，有漏皆苦。男人心声自香灰缥缈间传来，他双眼赤红，一遍遍默念，是我错了，求您放过殷郊。放过殷郊。

妈妈

亲爱的日记：

妈妈做完手术了。

我去看他时他已经醒了。为了开颅，医生把妈妈的头发全都剃掉，只剩短短的青茬。他的脑袋陷在枕头里，显得好小。我觉得妈妈就要这样一点点消失掉。我不想在妈妈面前哭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忍住。妈妈让我走进一点，握着我的手，微笑着说，他已经感觉好多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

我知道，妈妈是在安慰我。我听过闻教授和外公他们说，手术比预想成功，现在要对肿瘤进行病理检测，最后判断一遍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，以及后续的治疗方案。我擦掉眼泪，把包里的礼物拿给妈妈，是我从表舅那里要来的，妈妈大学时做的第一个手工作品，一个抱着腿往上看的小人儿。妈妈看起来很惊喜，他把小雕像接过去端详了一会，说，月月，你知道这个小人儿在干什么吗？

我摇了摇头。妈妈说，它在看月亮。

我眨了眨眼睛，妈妈把小雕像端在手里，笑着说，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没和你爸爸谈恋爱呢。不过现在看，这个雕像有没有一点像你爸？

我说是有一点。妈妈让我把雕像放在床头柜上。那个小人蹲坐在妈妈脸侧，模糊的眉目孤独又执拗。妈妈问爸爸去哪了，我说我们都没找到他，他就在手术前突然出现了一下，然后又不见了。妈妈叹了口气。我又陪了妈妈一会，他的精神确实比之前好了一些，这种好转的希望让我又开心又害怕。

晚上，姬发叔叔带我去吃饭，回来的时候住院部已经差不多熄灯了，导诊台两侧的走廊都很昏暗。我要去病房拿书包，然后等姬发叔叔送我回家。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我们一起停住脚步，我听见房门里有爸爸的说话声，就松开姬发叔叔的手，从门缝里往里看。病房里没有开灯，只有床头一盏小灯，白光孤绝地笼罩着爸爸和妈妈，让眼前场景看像是话剧舞台上的一幕。

爸爸跪在床边，握着妈妈垂在病床边的手。他把妈妈的手背贴在自己的脸颊上。

妈妈问他：“你去哪啦？”

爸爸说去了一趟外地。他疲惫地笑了笑。“我去找当年那个姓申的老头，别人告诉我他真出家当道士去了。五十多岁，抛家舍业的，奇怪吧？我在河北一个观里把那孙子找着了。”

妈妈静静地听着。

“他说我上辈子杀孽太重，这辈子天煞孤星，早晚把身边的人全克死。他说的对，我以前太贪心了，我以为——我还以为——”

爸爸把头低下去，额头抵在妈妈的手上。他佝偻的身形，看起来像祈祷，又像求饶。爸爸说：“殷郊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带着月皎。以后没有我气你，也许……”

他哽咽得说不下去。妈妈转过脸来，垂目望着他。“那你呢？”妈妈轻声问，“和我离婚，不要月皎，然后你要去哪呢？”

爸爸的咬肌绷紧了。他沉默着，但是我和妈妈都知道他的回答。妈妈抬起手来，玩闹一般在爸爸头上拍了一下。“崇应彪，你蠢死了。”

“我蠢。”爸爸点头。现在妈妈说什么他都不会回嘴的。

“我们已经结婚八年了。”妈妈说。

“对，八年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以为，这八年我都过得不幸福，一直想着别人？”

“我没有怀疑你。”爸爸慌张地解释，但是他很快又把头垂下去。“可是……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当初是因为月皎才……对不起。”

妈妈笑了。“你以为我是谁呀。八年了，如果我过得不好，我早就和你离婚了，我怎么会忍受这么久？”

妈妈的手指穿过爸爸的发丛，让爸爸抬起脸来看他。“当初不全是因为月皎。”他认真地说，“还因为我爱你。我早就爱上你了，从那个晚上开始。”

眼泪一颗一颗涌出爸爸的眼眶。他仰着脸，像仰望月亮那样仰望着妈妈。爸爸低语着，可是殷郊，我不想害死你。

妈妈顿了顿，微笑。“结婚之前，我也找人查过八字。姜道长说我是你的贵人呢。天煞孤星只有我能解。你这辈子只能和我在一块。”

爸爸的肩膀垮了下来。他几乎是放声大哭着。妈妈一下又一下抚摸着他的头，安慰着他。

“崇应彪？”

“……嗯。”

“说我爱你。”

“我爱你。”爸爸哭得口齿不清，一字一顿用力地说。

“说我不离婚。”

爸爸抱着妈妈的手，嘴唇动了动，没能发出声音。

姬发满心酸涩地站在黑暗里。面前的女孩突然回过头来，苍白的小脸上满是发亮的泪痕，那眼神看得姬发一惊。崇月皎长得和妈妈几乎是一个模子，眼睛遗传爸爸，眼皮总是微垂着，有着冷然的早慧。她牵着姬发走远了一些，认真地问他：

“姬发叔叔，我之前在日记本上写过好几次，说我希望爸爸妈妈离婚。可是我后悔了。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离婚，我也不想让妈妈死掉。我只要我们三个人永远都在一起！姬发叔叔，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神，或者有某种意志可以决定一切，我现在和它道歉，说我反悔了，我收回我说的话。祂会原谅我吗？”

姬发的眼眶胀涩着。他伸手抱住女孩小小的肩膀。“会的。一定会的。”他安慰着月皎。“你

去把你现在的愿望告诉你的爸爸妈妈，好吗？”

月皎点了点头。姬发松开手，看着女孩推开门跑进那束光线里。她纤细的手臂同时抱着她的父亲和母亲。许多的眼泪与亲吻。誓词说，我们要做彼此的丈夫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。连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开。宇宙悄然合拢，小小的病房变成一颗果核，一轮月亮。一切悲欢离合都散落开，宁静地发着光。崇月皎抬起朦胧的泪眼往窗外看，月轮温柔，回应她的祈祷。她知道，并且坚定地相信，肿瘤一定是良性的，妈妈会康复，会和爸爸永远相爱。他们三个人会这样一直拥抱着一起，直到永远、永远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